

解放教育

解放在应试的泥淖中

跋涉的孩子

解放被繁琐事务

重重围困的班主任

素质教育 实验纪实



徐平力 \ 著

Report of Quality
Educational
Experiment

 广东教育出版社

素质教育 实验纪实



徐平力\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素质教育实验纪实/徐平力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2.12

ISBN 7-5406-4866-X

I. 素… II. 徐… III. 中学—素质教育—案例
IV. G63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6446 号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邮政编码: 510075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邮电南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广州天河高新技术工业园建工路 17 号)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87 000 字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ISBN 7-5406-4866-X/G·4398

定价: 11.25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37606267 购书咨询电话: 020-83796440



前言

实验只有短短两年多，可我的痛苦竟达长长的七百余日！

夜深了，街上依然灯火通明。我踩着自行车回到宿舍，又开始辗转反侧。

我是不是太多愁善感了？也许，每一个愿意把自己的愿望付诸行动的人都有无尽的痛苦吧。

我常常浑身低烧、头晕、恶心，常常有莫名其妙的烦躁和不安。

我总感到很孤独，只和自己的理想对话。我崇拜卢梭和爱因斯坦，我以他们为原型创造了“卢爱因”，我把自己的痛苦向他倾诉。

多少次，恍惚中，我走近了陶行知。先生学贯中西、博大精深，却与小孩子为伍；他对民众呐喊：解放教育，解放儿童，解放人的手、脑、嘴，解放人的时间和空间，解放人的民主与自由！先生太累了，他终于倒下了。我从先生倒下的地方缓缓地爬起来……

我找到卢爱因做我的精神支柱。

我踉踉跄跄地往前走……



目 录

1	你是谁	(1)
	卢爱因	(1)
	虚拟 2020	(2)
	不想当教师	(3)
	人心浮躁	(4)
	扔了个炸弹	(6)
	张大了尴尬的嘴巴	(8)
2	取消班主任制度	(10)
	十二分可怜	(10)
	班主任虽小，事情最多	(11)
	无头神	(13)
	怎么办	(15)
	自我革命	(16)
	班级导师组制	(17)

3

接手新班	(20)
见学生之前	(20)
报到	(22)
开班第一天	(24)
班歌	(26)
导师	(28)

4

班级基本法	(31)
永恒的伤疤	(31)
班级是个准社会	(33)
实验班基本法	(35)
竞选班干部	(39)
由班级法庭判决	(42)
给学生道歉	(45)

5

师生关系	(51)
建立怎样的师生关系	(51)
令人心寒的事	(53)
学生提意见	(54)

6

告别童年	(59)
童心	(59)
元旦狂欢	(62)
爬上祈福山演讲	(64)
贵州之行泡汤了	(67)



7

自律	(70)
建立自律机制	(70)
学会共处	(74)
自律的陷阱	(76)
第一次班级学生大会	(78)
家长会由学生主持	(80)
竞选动员	(83)
数字化班级	(87)

8

网络时代的教育困惑	(91)
老土	(91)
十字路口	(93)
走出《七巧舞台》	(94)
立论	(97)
学习目的	(99)
与高尚对话	(102)
班级集团公司	(106)
两大教育主题	(111)

9

创造	(113)
给学生提供什么	(113)
紧张的日子	(116)
为考试而战	(119)
为红旗而战	(122)
渴望激情	(124)

10

阅读去	(127)
推荐名著	(127)
我做对了吗	(130)
考试成绩下滑	(132)

11

请问, 你夯实没有	(136)
我整天惶惶然	(136)
考试的语文	(138)
语文的考试	(142)
作文秘诀	(145)

12

谁是新新人类	(150)
十件小事	(150)
最重要的事	(154)
崇拜谢霆锋	(157)
三大法宝	(159)

13

民主、平等与个性	(161)
我们与魔鬼	(161)
艰难的民主、平等与信任	(163)
千篇一律的教师形象	(168)
谁来布置教室	(169)
维护民主的“顽固派”	(172)
呆化教育	(175)

14

体验痛苦	(179)
孩子最缺乏什么	(179)



痛苦的价值	(182)
愧疚感、同情心、责任感和好习惯	(184)
位置	(189)
五体不满足	(195)



何去何从	(200)
最后的讨论会	(200)
梦见格里高尔	(206)
对话	(209)
卢安克的失败	(215)
马上行动	(220)
后记	(229)



你 是 谁

一个 33 岁的教育学硕士带着一帮 13 岁的小孩，实践一种教育理想，这是多么有益而又美妙的事情啊！实验班导师组成员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甚至参加“课题开题会”的教育专家们也按捺不住激动，慷慨陈词；学校领导更是对实验班充满了期望，恨不得这朵“奇葩”明天就能结出丰硕的果实来。

卢 爱 因

这两天，严重的感冒刚刚治好，胸腔又开始隐隐作痛——是不是胸膜炎？

每到统考结束的时候，我都是这样，比学生还要紧张。我的头时而发木、时而剧痛，胸膛更像要裂开一样地疼。

我的心情格外阴郁，不争气的鼻子一酸一酸的。打开窗户，想透透新鲜空气，可是，天竟然灰蒙蒙一片，轰隆隆的搅拌机声和汽车声弄得我更加心烦意乱。重又关上窗子，坐在书桌前，拿起书来，这是房龙写的《人类的解放》。



天渐渐暗下来。我没有亮灯，靠在椅子上闭上了双眼。

忽然，一个人正朝我爬过来，他的双手指甲全无，双脚伤痕累累，流下了长长的血印。附近有间茅棚，他踉跄着敲响了茅棚的门，而后晕倒在地……

这是怎么回事？我飞奔下楼，焦急地扑过去。

他满头白发，额头上的皱纹很多很深。他的眼睛忧郁、深邃，嘴巴一张一合，牙齿咬得咯嘣嘣响，仿佛要把这世间的一切咀嚼个透。

“你是谁？来这里做什么？”

“我叫卢爱因，是卢梭和爱因斯坦智慧的结晶……”声音仿佛从天际传来。

啊！一个是哲学泰山，一个是科学北斗，他们睿智、高尚，而且充满忧伤。

卢爱因，我尊敬的人，你来了！怎么受了这么多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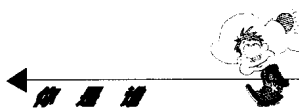
虚拟 2020

我想像，公元 2020 年，我退休了。

不是我发扬风格，而是年逾五十的我实在不好意思再站在讲台上。我已无法与学生对话，尽管我很努力地和他们拉近距离，但还是令他们讨厌。我只能知趣地回家写写回忆录。

不过，令我欣慰的是，我有卢爱因为伴。20 年来，我和卢爱因讨论，向卢爱因请教，也向卢爱因倾诉；卢爱因分享我的幸福，分担我的痛苦；卢爱因已成为我精神上的恋人。

曾几何时，赫尔巴特强调教育要以教师为中心；杜威反对，提出教育要以儿童为中心。现在，这种“教育时代”早已成为历史，师生都成不了中心，谁也成不了中心。没有中心，谁都不能以教育者面孔站出来，大家是平等的交流者。“学习”概念彻底



取代了“教育”概念！

我靠在沙发上，舒舒服服。退休了，我的身体反而特别好。看了一会儿电子书，忽然可视电话响起来。我一看，是刚刚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的余悦博士，他是我在20年前所带的素质教育实验班里的一个学生，现在虽然是世界顶尖科学家，但对老师非常敬重，我们经常通电话。实际上，随着网络学校和远程教育的普及，教师越来越少，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越发密切起来。

“徐老师，您又看书了，应该去野外散散心啊！”

“我在等你们的聚会通知哪！同学们不是说要在非洲的森林公园为你庆贺吗？什么时候举行？”

“已经安排好了，我这就是打电话通知您和另外几个导师的。”

啊，实验班……

我从书架上把相册和工作日记拿下来，一页一页地翻着，一字一句地读着，不一会儿，泪水模糊了视线……

不想当教师

大自然赋予我们的是梦想多于智慧。

“少年心事当拿云”，这句诗曾是我的座右铭。我想当科学家，上天去揽月或者下洋去捉鳖；我想当文学家，写出诸如《红楼梦》一样的鸿篇巨制……

我没想到当教师，在我看来，教师毕竟是个小人物而已。

可我偏偏上了中等师范学校。当人们纷纷南下淘金的时候，我从中师毕业来到一所小学。这所小学并不很偏僻，也不很破败，但我窘迫至极。因为我是从这所小学走出去的，同乡人说：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不顶用。

那时候，我与孤独为伍。记得爱因斯坦说，所有那些品质高

尚的人都是孤独的，正因如此，他们才能享有自身环境中那种一尘不染的纯洁。

我坚守着属于自己的孤独。孤独使我冷静，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

突然，我对教育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有了“研究教育现象”的意识，甚至还写了一本关于班主任问题的小册子。

可是，我还是想挣脱孤独，挣脱一种无形的锁链和痛苦。

后来，我考上了比较教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毕业的时候，受着风气的驱使，我奔波于大公司、出版社和报社之间。不知道投了多少求职书，换来的是各式各样的拒绝。毕业期限越来越近，情急之下，我把一份求职书寄给了S市的一所寄宿制中学。

人 心 浮 躁

我激动地发现，我正处在一个教育变革的时代。我毫不动摇地在这所中学驻扎下来，信心十足地搞起了“素质教育实验”。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在自己家乡的那所小学搞“教育实验”？我对他们说，别以为什么地方都可以搞“实验”。在中国，有多少地方，学生很穷教师也很穷啊！教师只要好好教书能混口饭吃，学生只要好好学习能跳出“农门”，能做到这些就谢天谢地了。10年前，当我在教育过程中遇到种种难题的时候，就着意探索改革的路径。我去教育学院进修，试图做一些改革班级管理的实验。但是，我受到了来自周围的巨大攻击，人们说我“搞不切实际的实验，一定是脑子有病”。有件事至今记忆犹新，为了做好实验，我在本县做了一次比较全面的中小学班级教育现状的调查。教育局某领导看过我的调查报告，沉吟半晌之后，说：“一个教师，怎么写这么潦草的字？”其实，我的字迹并不潦草，



只怪我的书法不好。我诚恳地说：“那我再抄写一遍。”当我把花了整整一天时间用正楷描出来的调查报告再次拿给那位领导看时，终于获得了一通严厉批评加审查不得通过的结论。领导青着脸说：“我们县是全国教育先进县你知道吗？”我怯怯地说：“我知道，可是，先进县也有问题嘛。”领导大怒，猛拍了一下桌子，道：“社会主义国家既有鲜花也有厕所，你怎么看不到鲜花，却满眼都是厕所！”于是，我心灰意冷，再也没有做教育实验的雄心壮志了。

尊敬的卢爱因，一个人的伟大，体现在他忍受痛苦折磨的韧性上，可我没有这种基因；10年来，我都蜷缩着身子，渺小地谦卑地活着，虽然内心那份实验情结并未泯灭，却也不敢张扬。如今，当我来到S市之后，发现教育改革进入了一个激荡的时代。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业，没有人“拿着调查报告沉吟半晌”。然而，这里的空气里弥漫着人心浮躁，那是商业经济酿造的蜜酒，谁喝谁上瘾。人心浮躁有利于行动，但不利于成功。可是，为了经济利益，浮躁的人儿粉墨登场，发达的媒体推波助澜。看到这种景象，这种仿佛是性感的女郎在舞台上劲舞煽情的景象，不心动需要多强的定力啊！

此时，我也浮躁了，多年来深藏在内心的“实验情结”仿如越狱的罪犯，激动地狂奔。我发誓要在素质教育方面干一番大事业！我对自己说，当今时代与其说是知识经济，不如说是智慧经济，或者干脆叫“教育经济”。我国目前的教育形势就犹如20年前的经济形势，缩手缩脚，不敢面对挑战的人就抓不住机遇。

我要建立一种机制，既把学生从千辛万苦而又万般无奈的学习中解放出来，又把班主任从千辛万苦而又万般无奈的管理中解放出来。

我和我的中学同学相聚时，议论最多的就是我们的班主任，还经常把“栽树事件”拿来作笑料：那是一个“植树节”，我们



按照班主任的吩咐带着工具来到公路边，挖坑的挖坑，填土的填土，时间不长，不少同学就把树栽好了。这时候，班主任不声不响地走过来，突然非常生气地对着我们大吼：“都给我把树拔出来！”我们吓坏了，连忙把刚栽好的树拔出来，看着老师而不知所措。只听班主任大声讲着如何如何栽，最后，他大声问：“听懂了吗？”我们齐声说：“懂啦！”只见他把手像毛主席那样朝空中一挥，又大声说：“现在开始栽！”我们这才说说笑笑地栽树。现在想想，班主任辛辛苦苦地围着学生，到底给学生带来了什么？

我对自己发誓说，我要解放班主任，解放孩子，解放教育！

扔了个炸弹

在一次全校班主任会上，我突然抛出了“取消班主任制”的设想，会场仿佛扔进一个炸弹，片刻的沉默后是惊乱，没有人敢“苟同”我这疯子般的狂想。

“书生，这就叫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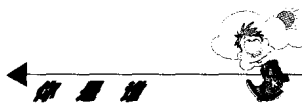
“自以为了不起，其实嫩得很呢！”

“别指手画脚，自己干试试。”

对，自己干！现在，别人的这种议论与10年前的“沉吟”截然不同，它就像马刺刺击犹豫不决的小马。于是，经过一番准备，“素质教育实验班”于20世纪末年的秋季呱呱坠地。

实验对象是刚从小学步入初中学习的十二三岁的学生，样本是从九个已经编号的学习能力诸方面均相等的班级中随机抽取的，里面有优秀学生、中等学生，也有学习上感觉很困难的学生。

在人们的观念中，实验班就是重点班。刚开始，实验班的学生及其父母都十分激动，对学校感恩戴德。我并不知道这里面潜



藏的危机，我只有兴奋。我觉得，一个 33 岁的教育学硕士带一帮 13 岁小孩，实践一种教育理想，这是多么有益而又美妙的事情啊！实验班导师组成员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甚至参加“课题开题会”的教育专家们也按捺不住激动，慷慨陈词；学校领导更是对实验班充满了期望，恨不得这朵“奇葩”明天就能结出丰硕的果实来。

然而，实验班的发展让所有的期待暗淡了下去。一个月闪电而过，学校给实验班打分：各项活动九个班中倒数第一。

这时候，学生情绪低落，家长沉默不语，其他班的教师好言相劝，校领导以静制动……四围的信息是怀疑：实验班怎么没有显示出优势来？

坚持下去！打击将使你锻造得更加坚强。我对自己狠狠地说，坚持下去！坚持下去！炸弹已经扔出去了。

又过去一个月，实验班依然在九个班的后面，导师们情绪开始低迷。我累病了几次，半夜里醒来满脑子的学生，也常常对自己产生怀疑。

这恐怕就是心浮气躁者的必然结局哪！

又一个月毫不留情地过去了，实验班的考试平均分仍低于其他班，人们议论纷纷。第一学期末，实验班的家长会完全由学生干部主持召开，家长甚是诧异。有家长提问：你们的学习成绩不怎么好啊，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我们不能用旧的评价标准来衡量它。

有人说，什么叫素质教育？学生的学习成绩上不去，一切免谈。

呜呼，炸弹没有炸死别人，先把自己炸了个稀巴烂。我该怎么办哪？



张大了尴尬的嘴巴

一眨眼，两年就过去了。

有人说，实验班学生太活跃了，活跃得过了头，可以用“浮躁”二字来形容他们；有人说，实验班学生的民主和法制意识最强；有人说，实验班学生已经把“社会规则”内化为自己的意识和行动，自律意识特别突出；有人说，实验班学生思维敏捷，而且有创造精神；有人说，实验班学生质疑权威，有批判精神；有人说，实验班学生学习能力强，因为学习效果显著；有人说，实验班没有获得流动红旗，就不能说明它的成果明显；有人说，什么实验不实验的，都是“作秀”，中国的哪项教育实验不是这样？有人说，在中国，没有“教育实验”失败的记录，不就是查一点资料，凑一堆数据，发一批文章吗？有人说，什么呀，人的培养是两年能看得出来的吗？实验班学生怎么样，只有他们走上社会之后才会见分晓；有人说，如果教育实验有了“困惑”，就不能说“实验成功”，只可以说“实验缺乏目标”，但“缺乏目标”搞什么实验？有人说，为了顾全大局，即使实验有“困惑”也不能说出来；有人说，如果让我来带这个实验班的话，绝对另个样儿；有人说，考试指挥棒不变，谁来带实验班都一样，搞“教育实验”本身就是空对空，谁能超越考试？……

关心实验班的所有人都忧心如焚。

尊敬的卢爱因，在这个社会上，为什么有太多太多的人喜欢做长者，喜欢居高临下对别人说话？为什么有太多太多的人好为人师，不厌其烦给别人“讲课”？为什么有太多太多的人好当医生，严肃认真地给别人“开处方”？为什么有太多太多的人喜好对别人指手画脚？为什么有太多太多的人喜好打着关心别人的幌子来看别人的笑话？